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二辑

话本小说史话

张 兵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沈阳

辽新登字 6 号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第二辑

话本小说史话

张 兵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建平县书刊印刷厂印刷

字数:78,000 开本:787×1092¹/32 印张:4 $\frac{7}{8}$

印数:1—10,610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 申 刘顺德

装帧设计:乐勿安 东 明 子 木

责任校对:孙明晶 马 慧

ISBN 7-5382-1704-5/I·87

定 价: 2.50 元

内容简介

话本，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重要的民族形式，它孕育了章回小说的诞生，却又和章回小说并肩发展，自成体系——本书自唐代的诗话、变文讲起，重点评述了宋元话本，详细介绍了明清话本小说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评介作品的思想性及艺术成就，阐明了它们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脉络清晰，条理分明，重点突出。

《古代小说评介丛书》

出版说明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套全面系统评介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作品的丛书，旨在向中学图书馆提供系统的课余读物，正确引导中学生阅读和欣赏，以启迪中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同时也兼顾教学参考和学术研究。所以它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用通俗的文字和生动的形式，写出当代科研的新水平；少数作者虽然还不是专家，但也是在所撰著的课题上有较深入研究的中青年研究者。

（二）每书都是寓学术性于知识性、趣味性之中，不是死板的讲授，而是高层次的引导，力求达到：中学生看得懂、爱看，大学生和研究者也可了解各书作者的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成就。

（三）全丛书共九辑八十册。这九辑是：断代简史类、分类史话类、小说知识类、小说与文

化类、历史小说类、世情讽喻类、神怪小说类、侠义公案类、话本与文言小说类。其中小说史部分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分代、分类评述；作品评析部分，以有影响的作家与作品为主，兼顾门类，重在评介，旁及源流；力图从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地评介中国古代小说，以开阔读者的视野。

请专家给中学生写书，写通俗与学术兼顾的书，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诚望教育界、学术界以及各界读者给予批评指导。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2年1月

目 录

一	萌芽期——唐代	(1)
	说“话本”	(1)
	“说话”溯源	(5)
	最早的话本：《一枝花话》	(8)
	敦煌觅“话”踪	(12)
	漫话《庐山远公话》	(14)
	“讲史”之祖：《韩擒虎话本》	(19)
	唐“话本”的艺术特点	(21)
二	发展期——宋元	(24)
	话本的崛起	(24)
	定型了的话本艺术体制	(28)
	宋人“说话”有几家	(33)
	市民的爱情王国	(35)
	不泯的“人欲”	(40)
	鬼怪和神仙世界	(45)

幸福在“发迹变泰”中	(47)
侠士遗风	(50)
“官逼民反”的异端思想	(53)
崔宁何故被错斩	(56)
读书人的失落感	(59)
宋元平话九种	(63)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 “说经”话本的匿迹	(68)
三 全盛期——明至清初	(72)
“拟话本”的勃兴	(72)
《京本通俗小说》是一部伪书	(76)
第一部拟话本集《六十家小说》	(79)
谈《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84)
时代的画卷——“三言”	(88)
凌濛初及其“两拍”	(92)
明末讽世小说掠影	(94)
《欢喜冤家》和明末艳情小说	(99)
“医国”小说《鸳鸯针》和 《醉醒石》	(103)
“补天”小说《五色石》和 《八洞天》	(107)
《连城璧》和《十二楼》	(111)
《照世杯》的价值	(116)
从《云仙笑》到《豆棚闲话》	(120)
《今古奇观》和话本小说选本	(125)

四 衰落期——清中叶至清末	(128)
“拟话本”的衰落	(128)
石成金及其《雨花香》、《通天乐》 ..	(130)
杜纲和《娱目醒心编》	(133)
压卷之作《跻春台》	(136)

一 萌芽期

—— 唐代

说“话本”

话本小说是我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它是“话本”和“拟话本”小说的通称。叙述话本小说的历史轨迹，须从“话本”谈起。

“话本”是唐、宋、元时期人们对兴起于城市都会市井间的“说话”艺人演唱时所用底本的一种文体称谓。它萌芽于唐代中期，在宋元时代迅速崛起，至明、清时期又演变成“拟话本”小说。

话本之“话”，就是故事。“说话”就是讲故事。现存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第一百十四回《宁海军宋江吊孝，涌金门张顺归神》中说：

看官听说，这回话都是散沙一般。先人书会流传，一个个都要说到，只是难做一时说；慢慢敷演关目，下来便见。看官只牢记

头目头行，便知衷曲奥妙。

这里说的“这回话”，就是指书中讲述的这个故事。

又，《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错认尸》篇及《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中的《苏长公章台柳》篇，均有“至今风月江湖上，千古渔樵作话传”句。《洛阳三怪记》（载《清平山堂话本》）的结尾说：“话名叫做《洛阳三怪记》。”这里的“话”，也都是指故事的意思。

“说话”是我国古代讲述故事的一种伎艺，相当于现代的说书。当时演讲故事的艺人，就叫做“说话人”。他们在演唱时所用的底本，就叫“话本”。《清平山堂话本》中的《简帖和尚》和《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中的《张生彩鸾灯传》两篇，结尾都有“话本说彻，权作散场”句，即是一例。

话本最初又名“画本”。现存敦煌的文献中，如《韩擒虎话本》的结尾就有“画本既终，并无抄略”之类的话。可见所谓的“画本”，大约是指挂在墙上或公共场所供寺院中的僧人向群众宣讲宗教故事时所用的图画。它有某种特定的故事内容。僧人利用它，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听众的兴趣，达到启蒙的最佳效果。其作用大概和今天的连环画相似。

从寺院中的“画本”，到宋元时期广泛流行于市井社会的“话本”，曾经历过一段较长时期的发展。最早出现“话本”之名的，是南宋时期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一书。他在《瓦舍众伎》条下说：

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影戏……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

可见，在当时话本并不仅仅是指“说话人”的底本，也泛指部分伎艺，如傀儡、影戏等艺人们用以演唱的底本。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伎艺间的分工日益精细，话本的涵义也渐趋明确。陈乃乾在《〈三国志平话〉跋》中，曾对“说话者”和话本有过一段很精彩的说明：

我国宋、元之间，市井间每有演说话者，演说古今惊听之事。杂以诤语，以博笑噱；托之因果，以寓劝惩，大抵与今之说书者相似。唯昔人以话为主，今人以书为主。今之说话人弹唱《玉蜻蜓》、《珍珠塔》等，皆以前人已撰成之小说为依据，而穿插演述

之。昔之说话人，则各运匠心，随时生发，唯各守其家数师承而已。书贾或取说话人所说者，刻成书本，是为某种平话。如今之编京剧谱者，盖出自伶人之口传，非伶人依谱而成也。

这段话相当清楚地说明了近代人们对话本的认识。

第一，话本是市井间“演说话”的讲唱文学，表演的主要内容是“古今惊听之事”，也就是历史上那些波澜壮阔、叱咤风云的事件和传说故事以及发人深省、富有教育意义的社会现实新闻。

第二，话本的创作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娱心，“杂以谑语，以博笑噱”；二是劝诫，“托之因果，以寓劝惩”。至清代乾隆年间，草亭老人（杜纲）集娱心和劝诫为一，创作了《娱目醒心编》一书，典型地反映了清中叶话本小说作者的创作心态。

第三，话本与说书的关系相当密切。“今之说话人”所演出的各种节目，如《玉蜻蜓》、《珍珠塔》等，“皆以前人已撰成之小说”（话本）为依据“而穿插演述之”，可见两者犹如水乳交融般的不可分离。

第四，话本的流传，主要靠师承和坊刻。话本最初是“说话”艺人自己当作秘本使用的，“唯各

守其家数师承而已”。“说话”艺人拜师学艺，世代相传，在此过程中，师父往往也把话本当作维持生计的财产留给徒弟使用。尽管各门徒在演说时“各运匠心，随时生发”，根据听众的审美情趣，对底本时时有各种创造性的发挥，但都秘不示人。只是天长日久，几经辗转传抄，才有可能流落到社会后被人公开出来。据史籍记载，“说话”在宋、元时期受到市民们的普遍欢迎。书坊主人见有利可图，就“取说话人所说者刻成书本”，在坊间流传。有的书商囿于文化程度较低，就邀请一些文人将这些话本整理加工，甚至重新编写。这样，话本的艺术水平就大为提高，传播也更广了。

“说话”溯源

1957年，在四川省的一座汉墓中发现了一具陶俑：一个中年男子，赤足，略有化妆，一足放车凳上，左臂挟鼓，右手执鼓槌。一时间，这则新闻引起了轰动。《人民日报》、《考古学报》等十多家报刊纷纷刊载了照片并发表评论，还为此展开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

一具小小的陶俑，为何有这样巨大的魅力？原来，它的问世，牵动着中国话本小说史上的一大“悬案”：我国的职业“说书”究竟起源于何时？

今人所见有关说书的文字记载，大多来自

隋、唐时代的历史文献。如《太平广记》所引侯白《启颜录》提到“说一个好话”，中唐诗人元稹在一首诗中有说《一枝花话》的著录，它们一直被人视为是“说书”的滥觞。而今，从地下掘出一个“说书俑”，这件实物可以确定“说书”的肇世时代，岂不是莫大的新闻？但是，且慢，有什么不容置疑的证据可以断言，这就是一位说书艺人正在说书？——有人推测他可能是乐队中的一名鼓手，或者是一个演员，也未尝不可。

“说话”就是讲故事。它是伴随着人们的劳动而产生的伎艺之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说：“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实是后世“说话”的渊源。现存最早的讲唱文学作品是《荀子·成相篇》，但它和“说话”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说话”的迅速发展，是在我国的汉魏六朝时期。当时的“俳优”和“侏儒”就是讲说故事的艺人。他们一般都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如盲人、聋者及跛脚的残疾人，在生活的逼迫下，只得选择“说话”为职业。这样也提高了“说话”的技巧。但此时的“说话”主要局限于宫廷，仅供封建统治阶级的取笑作乐而已。

专门化的“说话”，大约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出现。《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王粲传》裴松之引《魏略》中说：聪明绝伦的曹植在邯郸淳面前可以背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这种“小说”既然可以背诵，表明它与当时的“说话”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史》卷六十五《始兴王传》中说，南朝的陈始兴王叔陵，“夜常不卧，执烛达晓，说人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这是“说话”的一种早期形式，也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最明确的文字记载。

唐代的“说话”已日趋成熟。郭湜的《高力士外传》说：

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议论、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这一记载告诉我们：唐明皇李隆基被儿子安置在冷宫里，极其寂寞，高力士想尽各种办法企图为他解除愁闷。而“说话”和讲经、议论、转变等一样，已是一种独立的、专门的文娱活动。“说话”的内容也比较生动有趣，最终打动了“圣情”——皇帝的心灵。

《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一转引的《嘉话录》中著录了一则诗人刘禹锡讲述的故事，原文

如下：

曾有老姬，山行见大虫，羸然跬步而不进，若伤其足。姬目之，而虎遂自举足以示姬，乃有芒刺在掌，因为拔之。俄奋迅阚吼而愧其恩。自后掷麋鹿狐兔于庭，日无阙焉。姬登垣视之，乃前伤虎也。因为亲属佞言其事而心异之。一旦，忽掷一死人，血肉狼籍，姬乃被村媪诃捕。姬具说其由，始得解缚。姬乃登垣，伺其虎而语曰：“感矣！叩头大王，已（以）后更莫抛死人来也。”

由这则故事可见，唐代的“说话”已从即兴的插科打诨中脱胎而出，其内容也较为完整，有丰富的情节、内容。它的听众开始从贵族圈中移向普通的“市人”，演出的场所也不仅仅限于皇宫内院和贵族邸宅，在人群聚集的“斋会”和“市场”上，不时能见到“说话”人的身影。这都预示着中国话本小说史的璀灿篇章，将由此而揭开新的一页。

最早的话本：《一枝花话》

中唐诗人元稹在《酬翰林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中“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两句下有自注说：“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

(《元氏长庆集》卷十)这里提到的《一枝花话》，是目前我们所见有文字记载的一个最早的话本。

这首诗写于元和五年(810)，表现的是元稹和白居易交往中的情景。诗中所说的“新昌宅”，一般认为是当年白居易在长安的住地。《一枝花话》是演述李娃的故事。这有《异闻集·沂国夫人传》和罗烨《醉翁谈录》中“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条可证。可惜，《一枝花话》的原本已经散佚，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白行简的《李娃传》和其它的一些小说和戏曲中约略窥见这则话本的故事梗概。特别是现存明代万历末年刊行的《小说传奇》合刻本中有《李亚仙》(残本)一篇，可能是由唐代《一枝花话》发展而来的话本小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具有美好心灵的妓女李娃的形象。

李娃，又名李亚仙，是当时长安的名妓。她爱上贵族公子郑元和，两人“绸缪缱绻”，异常恩爱。一年后，郑元和耗尽资财，势利的鸨母用金蝉脱壳之计将他抛弃。郑元和为生活所迫，只得去替丧家吹打弹唱，沦落成一位卑贱的“歌郎”。一日，郑元和和城中歌郎比赛的盛会上露面，被他原先的乳母之夫发现，禀告了郑元和当刺史的父亲。郑父恨他败坏门风，鞭打郑元和，将其打至气绝后弃之于野外。后来，郑元和由众歌郎救